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51
T52
1654
v.12

斯文正統卷之十二

祁陽後學蒙吉刁　包選輯

伯子再濂挍正

劄子上　銘

陳三德劄子　　司馬光

臣伏蒙聖恩不以臣無似擢臣爲諫官臣自幼學先王之道意欲有益於當時是以雖在外方爲他官猶願竭其愚心陳國家之所急況今立陛下之左右以言事爲職陛下仁聖聰明求諫不倦群臣雖有狂猾

分疏三德可作大內箴

愚妄觸犯忌諱陛下皆含容寬貸未嘗加罪誠微臣千載難逢之際苟不以此時傾輸胸腹之所有以副陛下延納之意則不可以自比於人死有餘罪矣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

補刻藏之

武猶穮蓘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稼而不
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闢一焉則衰闕二焉則
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
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愼微接下子
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
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
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群臣不能不
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之一亦有所未
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

春秋所以尊邵公

者注目待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淆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爲善者日懈爲惡者日肆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氷而熙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惟陛下少垂

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此臣愚淺所見不敢不陳取進止

人臣之告君者積行以格之誠意以孚之乃克有濟不然躬負缺失徒嚚嚚責直爲也欲君之轉圜不亦難乎溫公三德兼備嘗見推於朱子矣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其取信於君父也宜哉

張子厚曰
爲治不法

論君道劄子

程顥

臣伏惟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三代終衍道也

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又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能自得師者王匪不可以望之朝廷而有爾執事之未有講筵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吮吮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

峰瞰嘆之學者無徑乎其日入於僞薄而不復知有廉耻也

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以伊尹傅説之學鎔鑄其訓命而出之故眞切懇到簡易平和大見王佐本領奈神宗無知人之哲見有安石而不見有明道兄弟遂使唐虞三代之隆不復再見于異代可勝惜哉

或惑於佛老或惑於神仙或惑

論王霸劄子

程顥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

於刑名或惑於功利皆緣志不先立故耳

致治以尚書爲宗則可以比跡先王而不流于駁雜之政矣

身當意知其大也所

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繫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

宜先紀綱法度其小也所宜後

無皐夔稷契雖堯舜不唐虞無伊傅周召雖湯武不三代

王制公不免爲庸人

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稽古質義而行必將驚世駭俗矣而明道以爲愼此理不可不知

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愼。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愼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温公謂王覇無異道。胡氏非之。以爲兩者正如碔

殊美王之不可同年而語得之矣漢家雜霸帝王者則謙遜未遑不爲也非不能也嗣是而後致治之美莫若唐太宗然攷其身寔多慙德豈其天分不足以望純王之政哉葢亦王魏房杜諸公未聞天理之正人倫之至故也假令明道佐之吾且於貞觀見三古

李卓吾王霸之說極誕孟子何其敢爲高論而不顧也

感發義之心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

頭緒頗多一經叙述便覺簡盡

厚德宗以猜忌為御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

宣公奏議視聖言殊不幽遠視末學殊不支離

明道每教人讀書須是沉潛領會如對聖賢方有長進處即此說

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三蘇各擅千秋在長公猶爲傑出以文則絕技以品則忠義大節皎如白日不以流離竄逐二一其心

所恨者覿面而失程氏兄弟耳故於理學一路儒如也若此疏明白曉暢曲盡告君之誼引其君以當道無踰此者即質之洛閩奚愧焉

其者行之卑名者實之寔豈是不好字面而中傷善類者輙用此爲辭

上殿劄子　　　　　　　　　　　　　真德秀

伏覩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汙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蠹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視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閎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廊廟而不以爲僭葢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

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

張南軒曰伏節死義難於犯顏敢諫中求

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褒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盩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讜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已之論用險膚士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怵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抑不遺餘力波流横潰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伏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

必欲一網打盡而後已

主要朱子於路口正心誠意上所厭聞則其所從來者遠矣

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間，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天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為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為心腹，擯抑賢儁甚於仇讎。有如至誠憂國以為忠，犯顏切諫以為直，臣之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詆之，設為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為學，修身潔己以為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為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

顛倒是非無復忌憚

宜取當日嘵譊好異好名者一一崇獎之

矣。闒茸成風。惟利是視。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鈍亡耻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繫也。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史皂隸。稍握寸權。則輻湊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改絃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尙同之習。廣不諱之塗。朝政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爲可厭。褒崇名節。明示好尙。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爲可疑。則士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

先於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小人巧立題目排斥正人使伸縮一步不得然後
可以惟吾所欲爲歷考漢唐以迄今日未有不蹈
斯轍者此奏特地說破俾人主曉然於軟熟詭隨
之中原無人品而世所目爲僞學爲矯情爲沽名
釣譽者反有以撐持國是表正官聯而肩朝廷於
久安長治之域也否泰爲消長之關而消長尤爲
否泰之本救時急着端不越此治天下者其辨之
哉

妄意

薄之言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定而中道崩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古今治理兩段盡之我皆做人亦然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

與伊尹之耕有莘同

翕然而敗

三代之後一人而已得力只此二字

至誠

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
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
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

應前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段

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披情見愫暢所欲言而一段至誠惻怛之意隱躍其中先儒云孔明有儒者氣象於此窺見一斑

昔人弔文山詩云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

從周又云子房本爲韓讐出諸葛安知漢祚移及
諸葛喻文山以伯夷子房配諸葛善哉言乎

批 緣公貽曹操書云君猶是漢臣也僕敢不漢臣哉讀此言打動良心幾許然則三國時解此義者惟公之外寥寥矣昭烈所以不帝蜀正坐此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

使孔明得中壽天下能不漢乎看他始終無自任語是何等胸次

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

蹇蹇王臣
匪躬之故
孔明有焉

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音[illegible]歸蹉音剉跌。音絰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吉凶禍福相為倚伏。士君子惟盡其在我而已。局之難易。事之成敗。非所問也。漢無文章。惟有出師二表。故蘇子瞻謂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知侯

之深其能爲此言乎

後世佞佛
而求長生
故歷舉古
帝王以徵
之

論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西域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

六五頁梁中
帝怒

高祖嘗下
詔令有司
沙汰天下

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繇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

僧尼道士豈不止耶

代爲回護一番以便改過

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
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
比。即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
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
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
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
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
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
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愚頑何如
勢有必至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
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
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
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
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西域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

姿宜如此
疏誼

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不如此說破不足以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
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
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
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
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患使天下之
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
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

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

原道論佛骨表只此兩文是以槩公生平矣厥後尹京兆六軍相戒曰是尚欲焚佛骨何可犯也奪三軍之氣續千聖之燈文果有用豈在多哉釋氏之徒尚藉口大顛一事誣公何其惑也噫非特誣公也誣朱誣程併誣孔使天下後世之人交口詆佛而後已噫何其惑也

傅奕上疏請除佛法其畧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起三塗謬張六道欺誑庸切特甚

筆可與神
髓得欲動

贈太常卿吏部員外郎顏杲卿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所以風平嫉俗轉忕志於懷沙長弘嗣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者希聖得清擇節取著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見命融修罵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益以晶忠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蟲披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疏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箝網四張喬固膺滂牿皴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邇親固有惧禍之夫

合作恂恂
衷旗斬衣
幾埣之禍

閉門而拒岑匪。郄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閎而爾獨持虎執優。氷湯脂鑊。班荊悲咽。尊酒豪攄。俠抗左儒義依鄒浩。忍捐愛息。以狗纍孥。本有荊軻湛族之心。不止郈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戍城。只幾為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冈。飛罷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閾。鮑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羅於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鄭鬚。唐臣嚼指。未有竝其慷慨。儷此從

嚴近寺所以養人才其如覆車不戒何

容者矣。今柩櫬既旋。衮鉞並設。碑蹄元祐。大示公正之群。塞顯湧陰。既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某官、賜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姦。烈於二豎。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忠臣之報。彌愧奸回。

崔魏之難。殺忠臣如艾草。嘗死者不獨周公一人也。潙寶先生典筆札代王言所褒美者亦不獨周公一人也。特錄此篇而諸君子從可想見矣嗚呼

天地正氣不數鍾鍾盡矣又爲宵小輩摧折殆盡所幸者事久論定尚存此一綫公道耳云何而國難作先生卒闖門報云友於地下後人又以先生之贈人者贈先生矣悲哉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照音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猗加以虺蜴音亦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音朕去聲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

廷堂二五

如聽旌旗
如對鼙鼓
如聞之字
如聞之聲

巴亡鸞。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家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音嗔入聲咤音嗏去聲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胄重寄於訴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勲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當年臣子豈盡無有

楊廣之惡甚于桀紂唐初少一檄遂爲千古遺恨武曌之惡甚于楊廣得此檄差堪吐氣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畔逆目之不亦謬乎

魏元忠以良平之智監李孝逸軍言聽計從使能
用灌嬰之策與英公連兵安李之功當與安劉等
惜其智不及此遂令駱公爲空言可勝嘆哉
狄梁公是權駱公是經經不勝權抑亦才不逮德
○武氏一見其文嘆曰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淪落
不偶宰相之過也知言知人而又明於相天下之
道何物老嫗有此具眼

如此然後
爲民父母
厥名豈易
稱哉

〇諭屬檄　　羅倫

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
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于一
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
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
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焉知其害
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能而教之焉
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
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必於彼

之服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黄卓魯者眞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含餔献藝鼓篋庠序見貪墨贓民者輒攘臂切齒憤之高談擊節眞有轢轢古人而大飛者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炙妻子之浸漬居服比友之慫慂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娼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吸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舫陸則連車

做官最義
原其心不
過如是

正義利關
頭見得十
分透徹何
得有此高
論

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
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
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思之
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
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則身外皆
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有也爲昆弟婿友
則刑辟戮辱患難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
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
與德也金張許史覩龔黃卓魯何如哉廻計不啻此

慮及此當不作汚吏貪官

十二字缺一不可

而出彼何也卒使正上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斯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與爲伍嘻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爲吾儕者尚鑒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與物以恕待人以勤厲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子罔攸貸其毋悔

說職分處極着痛癢說貪墨處極中膏肓說本等受用處使人有浮雲富貴之思說沒身遺臭處使

人有汗顏名教之悔未又歷叙官箴以儒者學問
爲循良事功覺昔人所謂三寶五善未足以盡之
也豈獨當年屬吏所宜奉行唯謹哉即萬世學古
入官者莫不然矣

正氣歌

文天祥

天不日星乎地不河岳乎胡人之不浩然也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齊太史而下十二人所謂烈烈轟轟做一場者與聲名香萬古宜矣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

成仁取義
端自讀書
得來展讀
而懷哲人
猶能已已

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
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
得。陰房闃音[illegible]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
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
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
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
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
顏色。

自古非死節者輒首文山固其正氣彌天塞地抑

亦雄文鰐古驛令

有宋興王之佐曰趙中令亡國之臣曰文文山利害禍福相去遠矣後世景仰古人者必不以趙先文然則臣子遭逢靡定顧所自立何如耳

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

竹林諸公隱於酒公亦有其與耶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不違世道能獨立

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自警辭　　海瑞

除却此念纔可做人

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倣而行之非今所藐躋巍科膺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官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悔悔者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柱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

自問自安
天露生平
本色

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媢心焉無能以義自抗乎參之衣狐貉而有耻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三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亘古今不顧者終亦不然乎人非無賄之患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辱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女不能以全體將之奚顏以立於天地間耶俯前索氣縱其一臯而躋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是齒也嗚呼堝

好叓好照應

有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晬詈之諍爾旁

先生識近偏氣近激而氷心鐵骨凜烈日肅秋霜讀此文者或見之矣昔人擬之汲長孺包希仁之剛信哉

林貞女傳

吳國倫

貞女名萊、閩縣林參政允中子也。參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廨、因名。後參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竝仕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參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目。女卽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舐之。至愈乃已。其敦孝徹類是。參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從無出

只此悟性便加人數等

鄉語。乃造滕而請其義。參政為援訓詁解之。女大悟。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奈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毋亦未聞古之道也。參政為之改容。視其毋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為名閭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參政並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請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為陳氏兒婦。匜盥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然其

與之醮終身不改、貞女知禮哉

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賓皆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兄未嘗須叟共牢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老親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妻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覥然而人面哉即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詞女因泣請於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虛其一俟見見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廢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參政又熟察女已有

罔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青以語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參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天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以夏人之子是重余不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男氏所不忍於見者死耳乃見初以死誓冥冥者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見今下報冥冥者矣語訖遂閉閤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哉

心堅

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往往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蓋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誓而從容赴之此何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壒[illegible]之外而有竊於赤日烈於秋霜者邪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敘事逼眞太史公而一唱三嘆莫不纏心入骨

余嘗爲范烈女序稱引往事未嫁殉夫者於李空

同傳中得祥符陳氏於葉慈谿傳中得檇李項氏
二氏之外以爲絕響矣及讀諸名公文選又得閩
中林女其人聞見之不可不廣也抑是縣令論之
林也陳也項也以節稱三不朽異也李也葉也以
文稱三不朽瀟之范既合三女之不朽而四矣嗣
是秉筆者誰其合三公之不朽而四也哉

義婢傳

吳國倫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壻。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贊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毋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郎。因主女見列。緜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入見死節事。竊不勝其悲

八見之至性
驚人

矣。八見郡富戶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冐莊姓、八見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見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縷絶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從嫁之。八見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見悅之。求爲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見毋從臾之。八見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見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入與姒與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

寧不希擇壻而坐婦家亦然

抑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誤也以為將受壻而喜之

須臾入室自經死夫乃見以人奴子為人奴婦至微

賤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

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為汚而甘死若節茲不凛凛

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

豈得與入見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

矣信矣

讀史至李善傳私心嚮往者久之其古今男僕之

冠乎茲又得亓氏傳讀之義甚烈事甚奇其古今

女僕之冠乎然則人無問貴賤顧所樹立何如耳

卓哉兩僕九原可作執鞭所欣慕矣

卓氏財傾西南蔡氏文名當代而有女濡奔大爲

家聲之玷覩入見寧不愧死耶

孔子封王辯

吳沈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葢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

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曰。久矣哉。繇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君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

三語便是定案

之以王者之貴爲君盡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三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天子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

異正所以同唯其當而已

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狥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嘩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謂王祀非布衣所宜則顏曾而下錫以三等之爵

皆非與素王之稱恐未可深非但王者一代之崇
奉人君所同也師者萬世之模範孔子所獨也同
不若獨之貴故王不若師之尊也嗣是孚敬張公
以其說進遂定至聖先師之號雖聖人復起豈能
易哉

> 求辯埋雖無穩似亂真之心究竟不知不

正直忠厚辯

孫承宗

宋羅豫章氏論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而正直忠厚有似有真人臣務托其似者以成名而不務其真者以益國於是不可以無辯蓋辯其真於似而託焉者也何也兩者實難副而名易襲也實難副則未易奉其身以入于中而名易襲則不難竊其似以託于外然託之心同而託之術異託正直者利攻訐而託忠厚者利容人之惡以明恕託正直者利武健而託忠厚者利出人之罪以明寛託正直者利戇猛

覺悟澈至此

得此一轉光燄四溢

而託忠厚者。利逢君之欲。以明順。然託正直者博顯名。然亦或得顯禍。託忠厚者無赫赫之名。亦有容容之福。故急於位者。務胥行於長者。而亦時或以激烈倖位。急於名者。務釣芳於孤憤。而亦時或以委蛇成名。勢有所在。則兩相因也。上好急而急應之。上好緩而緩應之也。時有所趨。則兩相乘也。前嚴而後以寬結人之懽。前寬而後以嚴聾人之易也。意有所形。則兩相角也。此苛而責彼之縱。此縱而責彼之苛也。甚而借老氏之術。以託忠厚。則盜。爲鐏勿爲狀。寧爲舌

吠形吠聲故有此議

勿爲齒然觸其刄而錞與有力焉捫其舌而齒與爲輔焉借谷承之術以託正直則願爲刄不爲錞願爲齒不爲舌然刄有試而錞乃全焉齒有盡而舌乃有焉此其術甚工其爲心甚密卽人主覺其託而去之正人惡其託而攻之則託正直者方自負孤高之抱而驟而攻之天下不知其過而或有逐方正之名託忠厚者嘗工爲希世之態而卒而去之天下反重惜其人而或有失長者之譏夫託而至於攻之去之難也則名譽在人臣而顯害在人主矣爵祿在私家而

吁咈眞忠厚都俞眞正直

危亡在宗社矣。然而貞者固無託也。秉道於權。不乘權以市恩。亦不撓權以弭怨。原情於法。不挾法以修郄。亦不骫法以見德。竭心於主。不忤主以為高。亦不狥主以求合。勢不回。則傳相之鹽梅。而無相因。時不殊。則蕭曹之畫一。而無相乘。意不分。則周召之同心。而無相角。世以唐虞之曰吁曰咈為正直。而孰知夫各盡其心。而不忍阿者之為忠厚也。又以其相讓相拜。相都俞為忠厚。而孰知夫順心而發。無所委曲者之為正直也。故以正直之心。行其正直者。天下畏其

罷而能服。盖合用之則爲貴。分用之則爲似。然正直多憐其難合。而忠厚每得其易與故僞士託正直難託忠厚易。然爲圖者其僕必方愚以爲能。爲正直者能爲忠厚者也。此豫章所以取長孺也。

忠厚二字周人以之開國家孔門所謂藏身之恕也正直二字詩人以之勉寮友孔門所謂無慾之剛也世世豈有不正直之忠厚亦豈有不忠厚之正直哉自後人岐之爲二故公孫弘之忠厚卜式之正直皆得以鈎譽取罷而汲長孺不免淮陽之行

矣以武帝之知人用舍若此他尚何說哉此辨知老吏斷獄曲直較然使古今一切深人曲士兩無所容而立朝之真人品真事業將於是乎出矣

能動而不能靜

二

能博而不能約

七儒辨　　宋濂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擷其玄精。嚅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滓渣。約其成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

此輩不識敬字

此輩不識誠字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聖門錄其才而導其心

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鷙寡言。遒朴事機。翼翼然。（類子。語恐。未大。雅）凝然規然幽然漆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與。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嗇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被當時。烈垂萬世。夫是之謂事功之

靈備陰陽之秘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則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吏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斷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詭詐不可以入道也章

子房之學術數不足

以荀之與
鄭倂稱非
其倫矣

學者之所
講明踐履
仕者之所
表倡推明
皆當以三
綱五常爲
本謂此也

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而人。一也。天不足爲

人知儒之名自師始而不知儒之實自君祖始

而地不足爲學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貫天地竝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爲五家竝列者則謂儒有小大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儒行見於戴記詳哉乎其言之也嗣是而後秦則坑之漢則嫚之罵之儒道輕而九流三教雜然並

典紛紛有角立之勢賴有宋真儒輩出大道如日
中天然竊其名亡其實羊質虎皮者比比而是也
此文黜閏扶正大有功於儒教
三代而後興王之佐殆不乏人其有明於儒氏本
末者乎文憲應運而出開一代文明之治匪偶然
也

考正孔廟祀典議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番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

顧歆將使典型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覧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

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

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貢遷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益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

黜賊一黨

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必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瘿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

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
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
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
生之於儀禮後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
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
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
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
於唐故唐人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

虞祥實

瑗放雖求受業要亦聖門之徒從祀當不爲過

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

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偽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

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詁訓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謟淫邪貪墨侫妄之迹將自昔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

七十二人
雜何所驗
家語存其
譌謬亦未

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襃爵寵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蒼在漢初説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

王通之議悉以程朱爲斷

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着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

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切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逆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必述者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

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
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顯之
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
典信矣。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
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
道。百世如新。若得加封爵，使同列祀於學宮，最得禮
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
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
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

賢父子
學節於
廟之下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昔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

識齋開

當臣從祀以爲張未嘗爲謹良之議

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歴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僚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没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

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一時之虛名容有歼訛千秋之公論究無假竊而况聖門俎豆正古今垂道所從出也黜陟之權徒沿舊習可乎聖學不明匪人濫竽而有功斯道者反不得預孔廟有靈當亦代爲惻然矣此疏大明黜陟使先輩心折至於正顏曾所未安崇程朱所自出尤爲數百年曠典不可一日不舉行者也天之生篁墩也豈曰偶然而當時頗有異議何哉

佺算降重

奏復七聖諡號狀　顏真卿

謹按禮記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諡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群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諡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畢大樸散諡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

武氏亂政何足法而後代因之

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必不以爲貶。多不以爲褒。雖美衆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
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諡太武。用漢制。太宗諡曰文。用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
元中政在宮壼。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逮玄宗之末。奸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劍

非人君不敢言亦非人臣不能言

門下罪己之詔敘高祖以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已往之失亦已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舍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乃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爲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爲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

堯舜之美是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已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與聖王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為高祖以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夫文與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

以天形君以巳勉人通篇都是此意

二語說盡仕途情狀

劉司獄承恩圖引

楊繼盛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一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罰皆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恩無窮。况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巳術之能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益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

則情於急難之時其人可知

不敢忘君之恩。乃有如司獄劉子。承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日侍左右。供湯藥。進飲食。徬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勅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

椒山子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故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飲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

四書時作可欲哉無所往而不可矣

時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撫君以身殉國臣輔君德彌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於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爾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己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荅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者怠身圖則汙輕民命則廢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

歸結在自己身上

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盡矣噫舒慘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劉子所報者爵賞之恩也椒山所報者刑罰之恩也恩不同而報同故雖始終爲劉子諫而患愍之志業已行乎其中矣絕命詩云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圖報之志其至死不變乎

先生云靜坐是箇中喫緊一事其次則讀書又引朱子之言云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否則靜坐而

證人要旨

劉宗周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愼獨。再則曰愼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愼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愼。惟有一獸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揜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吾

不讀書與姑講學矣

○動而無動

姑即閒居以證此心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爲止有一眞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愼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二日卜動念以知幾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反乎性動無

幾字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顏子不遠之復只是知幾此處何可不着力

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
君子有愼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
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
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力拒其轉念之關不使
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
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
如摧山窒慾如塡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萌蘖
耳學不本之愼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
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

◎靜而無靜

忿。忿愈增以慾窒。慾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搉山。塡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即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後來徐加保任而已。[illegible]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默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三日。謹。威。儀。以。定。命。愼獨之學。既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

背前頭之四勿而推廣之也

行。仍一二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滛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即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為先。殆謂

五行敘敘

吾恭五倫亦討做人處此儒佛所繇分途也

是與。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人生七尺墮地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父子有親屬少陽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義屬少陰之金怒之性也長幼有序屬太陽之火樂之性也夫婦有別屬太陰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屬陰陽會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慎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肢自當發於事業而其

物物太極

百行非有外於五倫外也但上節言規模之大此節

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踐履敦篤體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心而黽勉以從事焉庶幾其寡過於斯責乎

五曰倫百行以考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縣五大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其間有

言旨之 評

一處缺漏便如一體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安足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寔至此乃見盡性之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祥之地正是不廢查考耳今學者動言萬物俻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此若是眞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統

○其要无非

諸言之上五節收過一節不得總言之只遷善改過爲之要學者請深思[illegible]

體一極也强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如孔子自道可見學者未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都是罪過即已歷過上五條公案通身仍是罪過纔舉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即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

歷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加彼。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明。則查簡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如此。而即以為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雖深居獨處時天地若或臨之鬼神若或伺之罔敢自暇自逸而又察之念慮之微而又嚴之動作之際扶綱植紀敬小愼微務俾天命之性完全交付而後克稱踐形惟肖耳若是者豈有他哉見義必為改過不吝而已念臺先生之言可謂發周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學聞而何

李世卿學錄題

周瑛

世卿近遊南海陳白沙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綑縛欲撤去之。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今世鄉從白沙游不知其說果出白沙否。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繇體及用一以貫之自餘爲學皆繇博以

求諸萬殊窮理也窮理格物也

[illegible]

反約傳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
可得一本既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
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初學之要以收放心爲
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繇
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
理自見也蓋以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
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
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
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

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
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
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
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
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爪
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
者未免參差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
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

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處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

白沙之學傾動一代薦剡至不可枚舉然其於禪之一字恐未能免如世卿學錄之類是也羣渠按脉切理因病下藥大有功於聖學

辨學錄跋

馮從吾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爲甚。二氏非毁吾儒不遺餘力。乃巧於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爲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

周程張朱之外何處覓孔子

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於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爲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繇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爲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爲非。以孔子爲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

以孔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於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

余於録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陽明大儒吾無間然矣其叙子静文集稱引濂溪明道而不及伊川考亭若有所歉不滿於兩夫子者其徒效之故鄒東廓叙先生文集亦然且嘆後學支離一段明寓譏刺之意噫此非所謂操戈者耶少墟先生以此與異端越俎併戒蓋有爲乎其言之也

彼仇所我藥肉如茹荼毒衆寒而我重襲如虎恫瘝不敢路人我兄弟故也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

寅畏格天育才而下象天

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此銘從說卦倍來天父地母則長男中男少男皆男兄弟也長女中女少女皆女兄弟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其志長男長女之志乎朋友信之其志中男中女之志乎少者懷之其志少男少女之志乎

惟孔子爲能體備此理惟張子爲能發明此理
不讀太極圖說無以見道之源流不讀西銘無以
見道之分量以圖始以銘終學者之全體大用具
是矣中二百篇則表裏精粗之畢到也